

台語文學創作獎

散文

吳品瑜

〈啞口新娘家己嫁〉



作者簡介

府城ê查某团，走從世界各國二十外冬，對這片土地有深深ê留戀，現此時寄跔佇德國海德堡。祖先ù安平鯤鯓俗五條港來，tshàm西拉雅、荷蘭俗漢族，這款陸海相接俗多元基因，予我時時感受母土ê召喚，想欲深入探索臺灣在地ê故事，用母語來傳唱珍貴ê記持，嘛療養歷史留落來ê傷痕，做伙重建精神故鄉。受榮格心理學ê啟發，拍拚深掘臺灣ê原型力量，希望破除殖民者ê精神控制，復原島嶼ê主體性。

另外，我用母語俗內心ê查某囡仔對話，這是上溫柔ê藥方，毋干焦醫治過去心靈ê傷口，嘛生出勇氣對抗父權。

著作：《許我一個夠好的陪伴》（1999）

《府城詩人黃欣與他的時代》（2025編審）

獲獎：吳濁流文學獎新詩首獎（台語）、梁實秋文學獎、臺南文學獎華語俗台語小說首獎、劇本暨散文佳作、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佳作、文化部書寫1960歲月臺灣小說金獎俗散文佳作……。

得獎感言

傷痕是花，台文tah-sim文文仔展。

感謝臺灣文學獎賞我這蕊五旬節ê紅牡丹。

〈啞口新娘家己嫁〉毋甘焦是我个人ê初戀故事，嘛是咱臺灣查某人幾若代失聲ê見證。

華語教育就是大中國沙文主義ê洗腦，教示咱愛思想「正確」，綴極權喝咻、應聲，煞顛倒奪走咱用母語共身軀俗心肝對話，逐時自我安搭靈魂ê能力。咱變成啞口，干焦會當恬靜接受命運安排，袂當為家己發聲，甚至用暴力自我凌治，親像美人魚，甘願失聲換雙跔，行入專制安排ê世界，每一跔步攏是流血流滴peh劍梯。

消失三十冬ê前任來相揣，拍醒--ê，毋是戀愛夢，卻是伊彼截蟻蟲仔斷去ê尾溜仔，佇我心肝窟仔若地牛翻身，共我辛苦khōng起來ê自尊崩去，píng開「無夠好」ê刺字。一直到佇德國教堂，看五旬節ê紅牡丹花瓣對天篷掖落來，我才覺悟聖火ê真正意義，毋是予人講萬國語言，卻是共家己ê母語法轉來，那luah-pènn傷痕那講故事，予耳空聽著心ê聲音，解脫恥ê咒識俗父權ê壓迫。

共母語台文法轉來，毋是nostalgia，卻是nng入去臺灣土地ê子宮，母語一字一句若島嶼ê心跳，予咱回魂，重新受胎、出世。每一个新生ê臺灣囡仔攏值得人疼痛，嘛會當用愛、慈悲共眾人連做伙，變成性命共同體。

咱繼續用母語，療養每一跡傷痕，聊聊仔佇心肝ê空喙，開出上嬌ê花蕊。

啞口新娘家已嫁

蟻蟲仔斷去ê彼截尾溜仔

「會記得我是誰buē？」

彼日，坐德國高鐵對海德堡欲去慕尼黑，面冊頂懸雄雄跳出這句質問，親像蟻蟲仔粗殘切斷ê彼截尾溜仔，佇我心肝窟仔若地牛閣再翻身、振動。七級ê地動，共我原本用鋼骨箍絀（ân）ê心房，隨崩甲碎糊糊，出破掩埃三十外冬來ê記持，見笑ê塗沙粉埃埃、刺目，予目油sè-sè-倒。

我當然會記得伊是啥人——彼尾兇狂走閃，斷尾求生ê蟻蟲仔。

毋過我上毋願想起--ê，是自十八歲就無聲ê啞口查某囡仔——

親像美人魚，甘願失聲，換兩支跛，跛咧跛咧行入去伊ê世界。毋管踏出ê每一跛步，攏是若peh劍梯，流血流淌，最後猶原捧落苦難池。

初戀ê滋味猶未食出酸甘甜，就先咬舌。

伊對我講ê頭一句話，毋是「我愛妳」，竟然是：「我阿母若無佻意妳，我就只好放揀妳。」

「放揀」這兩字，親像猴齊天戴金箍，予人念咒，我毋但頭殼腦筋滾絞甲欲破，心肝嘛春（tsing）甲欲裂。逐擺阿爸用伊拍板金ê拳頭拇，共阿母槓甲烏青凝血了後，阿母攏那吼那恐喝阮：「我欲來離家出走，共恁姊弟三个規氣『放揀』，予後母仔苦毒死！」

自按呢，日時我學會曉用好成績、聽話，閣開出真濟空殼支票——賺真濟錢、買大間厝予伊，來苦苦哀求伊留落來。

暝時，阿母共兩個小弟仔挾咧身軀邊，倚佇壁角暍ê我，驚阿母半暝偷走，我ê手迺過頭殼頂，敢若蛇咧伸輪，掠牢阿母ê尾指，目調毋敢kheh，恐驚目瞞仔我就變成孤兒。才五、六歲，我毋但常歹夢，嘛逐時失眠。

我毋但是顧監--ê，看守阿母袂使予伊偷走，嘛是親情ê監囚，囚禁家己毋願離開。

雙重ê囚禁，等袂來天光的烏暗暝，干焦覆佇天篷ê蟻蟲仔是唯一ê見證佻陪伴。

「噠、噠、噠」，蟻蟲仔通常有聲無影，有時陣雄雄對壁角sô出來，我上驚伊無張持位天篷頂siàng--落-來，劇烈糾筋，親像樹乳ùt-tiòh火，一目瞞仔就suan甲尾仔直。

毋過，比起tú-tiòh蟻蟲仔生狂ê形影，我閣較驚失眠ê半暝仔，賭我一个煩惱無老母，驚甲吶吶掣。

有，較贏咧無。受家庭暴力傷害，又閣無依無倚ê囡仔時代，蟻蟲仔煞變成我不得已嘛拈（khinn）牢牢ê倚靠。

前任，就親像彼尾蟻蟲仔，變成我烏暗心內ê陪伴，一種變款ê倚靠佻安心。只要我抑袂處理好家庭暴力留落來ê空喙，伊就佇空喙內底四界nng縫，予我以為親情ê缺欠，會當用愛情來thap。最後顛倒是空喙愈挖愈深，共尊嚴攏sak入去tài。

我毋是毋願放手，是因為從來毋捌予人真正抱過，只好共伊母情願ê衫仔尾扱（khip）牢牢。

所以，伊喙內彼句「我阿母若無佻意妳，我就會放揀妳」，毋是戀愛夢ê開始，卻是細漢歹夢ê繼續。

予人放揀ê驚惶，佻揣一人通倚靠ê向望，親像無法度手術分割ê連體嬰。

所以，伊彼句「放揀」毋是警告，是直接宣判刑期——我無講

話ê權利，干焦會當恬靜接受命運ê安排。

上悲哀--ê，伊當時其實是父權ê應聲鑼，複製爸母對伊無考牢醫學院ê恐喝，掠我散氣，嘛消解失志ê見笑。

看伊近來得獎致詞ê影片，已經是強欲六十歲ê成功人士，竟然目頭一結，落口（làu-kháu）講出：「我欲感謝爸母無放揀我……」，漏洩五歲囡仔ê驚惶。

我目屎輾落來，毋干焦毋甘兩遍聯考失志ê伊，嘛可憐家已彼个無辜ê青春少女。

父權，才是這段戀情背後ê彼肢烏手。

父權用 tá-má-ka lut-毛

1989年年尾頭一擺去伊兜，我買臺南舊永瑞珍ê滷肉餅來做等路，這是臺南人訂婚ê喜餅，嘛是我對這段感情毋敢講出喙ê向望。手提一跤紅絳絳ê紙袋仔，映甲面肉水紅若一蕊桃花，只不過siap佇好額人烏寒的厝角頭，註定一場空思夢想。

彼時火車駛入嘉義，欲落車進前，我差一點共彼袋仔滷肉餅袂記得。無的確我心內根本無想欲落車，規氣坐過站，僥倖跳過「失望」彼站，予「數想」繼續逃走票，環島一lián suà過一lián。

倚佇彼棟透天厝ê律師事務所，我全然毋知踏入--ê，是現代化ê豬屠。我感覺家已毋但予人剝衫仔褲，嘛當做畜生吊咧秤仔磅重，查明血統、出世背景。階級ê這支刀誠利，對我頭殼尾仔開始，一刀一刀破落來，刮骨削肉，一層閣再一層liò，賸一支骨架看現現，予人點油作記號——低路貨。

伊阿爸講話理路誠明：「我已經查過恁兜三代ê犯罪記錄佮銀行來往，一切攏有記載。」

伊毋是對指，是當面審判——我連插喙ê機會攏無，竟然佇這種場

面予人ah咧佮家已毋捌見過面ê祖公仔熟似。

伊阿母喙笑目笑，喙舌若慢慢仔磨刀：「恁兜家世差阮傷遠，冗早tshé，對雙方攏好。」

伊無歹意，只是算盤擱較大聲——倒彈出我ê自卑，作伙佇耳空鬼仔內底hē-miā tsàm，暝吵日鬧，應聲一世人。

彼工暗頭仔，伊騎in阿爸ê偉士牌載我去蘭潭。風咧吼，予人剖甲賸骨架ê我，面皮薄縞絲若風吹頂懸li-phua--khi ê紙，竹仔枝hàinn咧hàinn咧，袂當飛矣。

「咱暫時莫相揣較好。妳猶是較打拚--leh，照阮爸母ê要求來。」

自按呢，我罪惡貫滿，沉落去無光ê海底，親像美人魚甘願嚇魔鬼ê毒藥，用聲幼ê歌喉換一雙跛跛，跛咧跛咧，嘛想欲khàng入去伊ê世界。

後來，我真正照做——拍拚揣一份好頭路，考入去研究所，出國留學。

落尾，伊阿母敲電話唱聲：「像妳這款出身ê查某，無錢閣無地位，除了虛華空思夢想硬欲嫁阮後生，閣會當有啥物出路？」

彼時，我才知影，家已極加是電鍍過ê仿仔，佮in階級ê正範貨閣精差一kuèh。

上尾一擺相揣，喝tshé就tshé，無hun無hōe，伊干焦越頭佇民生東路上公車，最後的形影khong佇車窗內底。伊予父權恐喝、壓制，為著活命只好學蟻蟲仔粗殘切斷尾溜逃生，至少新尾仔會當閣puh出來，活跳佇另外一个感情舞臺。

「會記得我是誰buē？」

其實，這句毋是相借問，並無需要我回答，卻是傳一張大公司派頭ê相片點醒我：注意伊囂佻puh出來ê新尾仔，tián奢颺ê跨國公司，佮激董事長ê派頭。

這馬ê伊，無閣是當初予父權壓落底的軟泔後生，卻是強勢lák-khuân的菁英。新尾仔拍翻，若móo-tah tà-電，pháng甲親像phu-lóo-phé-lá強欲pue上天，袂記得過去ê家己，毋過我卻是共伊彼截斷去ê尾溜仔放佇心肝底，雖然予自責、見笑gíng甲烏青凝血，但是上濟--ê，是對伊的疼痛。

父權下底，逐个人攏是受害者。可惜，伊早就袂記得受苦ê過去，嘛猶未覺醒伊有可能位受害者變成加害人。

伊只是愛我看現此時坐kuân位ê伊，但是斷截ê尾溜仔佇我心肝底引起崩山了後，靠傷ê記持、孵膿ê空喙，現出當初毋甘放手、目屎流滴ê伊，恰啞口ê我。

「我，會記得。」

這句回答沒聲，有影。父權早就寫好ê戲文，過去慣勢華語發音ê臺詞，極加小可仔si-á-geh，其實照抄翻版，我只是照過去啞口仔查某ê苦情戲路——順從、聽話，繼續歹戲拖棚共演落去。

伊怨嘆我改名換氏，又閣閃避、覘去外國，害伊揣我無路來。

我只好hōe失禮。

伊責備我訂婚上電視宣傳，鬧甲眾人知，害伊行到兜位攏無面子。

我猶原干焦一句歹勢。

伊見怪我傷過使性地，無忍耐到最後，若無伊差一點仔就娶我。

我不得已回真對不住。

伊要求我轉去臺灣ê時陣，欲見我一面，毋管我已經恰伊生份。

我驚失伊ê意迴閣看覓。

伊突然khue-hài，講囡仔攏大漢矣，教示我著愛珍惜目矚前ê幸福。

我煞戀神戀神，感覺家己無站節，真見笑代。

伊主動共我聯絡，但是竟然鬼鬼祟祟交代我下暗八點後袂當敲手機仔。

我莫名其妙變成伊ê偷食野味，規身人見笑甲紅記記，親像爍熟ê紅蟳，趕緊用鼎蓋hip咧，嘛是猶原臭臊inn- inn。

活到五十歲ê歐巴桑，處理前任的性命課題，竟然恰十八歲ê青春少女相全——咬喙齒根掩坎發癢ê空喙，一直無聲吞忍，假做太平無事來逃避，顛倒數想伊總有一日會當體會、理解，甚至承認我ê價值。親像落雨天措沙袋仔，竟然欺騙家己，以為好天tó佇雲坵仔頂。

上離譜--ê，用全款步數，卻是向望出現無全ê結果，根本是行孽揆天、放屎揆簷簾。

尤其自從伊恰我聯絡開始，我毋但像過去有喙無舌，據在伊反起反倒、ping-青-uānn-黃，逐時規身人若無張持予人位頭殼頂，倒燒滾滾ê tá-má-ka。自尊親像瞎無幾支ê雞毛，隨燙甲khiu作伙，用手一me，規塊就剝皮lak--lòh-lâi--ah，脫光光siàng去刀砧頂懸，欲斷矣欲斷ê雞頭親像早就脯脯ê驕傲，一刀tsām甲碎糊糊。

五旬節共母語khioh轉來

上苦惱--ê，是我揣無話語去形容這種侮辱，按呢就更加無法度區別造成痛苦ê原因，嘛摸無出路通好進一步想辦法解決問題。

猶未用話語表達ê痛疼，就是空喙ê根源。

問題是便便ê八萬外字華語文，我竟然拈無字、tui無音！無彩我捌「國語文競賽」得過等，毋過內心ê感受按那就是講無路來。

佇我喙舌揣無字，規身人強欲pōng-開彼時，我日本ê外甥女小百合來德國迢迢，拄好趕赴五旬節ê禮拜。

彼一工，教堂內底逐支花矸攏插滿紅色ê牡丹花，代表神聖ê火。拜壇中央是一隻展翼ê白色粉鳥，彩色ê玻璃窗仔門雕刻聖徒接受聖火了後，煞講出萬國語言ê故事。天主教徒ê小百合倚佇我身邊，目

調金金看《使徒行傳》第二章：「攏受聖神充滿，才開嘴講別樣的腔口，是照聖神所賞賜講的。」

小百合講伊恰意五旬節e故事，向望有一工嘛會當親像門徒，用語言傳達愛恰希望。伊講這是伊學語言e原因，對日文、華文、英語，到德語。

我問家己：「語言，確實干焦一个家私頭仔？」

爲啥物我精通華語文，會曉講英語恰德語，偏偏無法度表達三十外冬來忍受e侮辱恰委屈？

對外，我嘛揣無詞來疊磚仔，做隔開別人侵門踏戶e界線。

向內，我甚至無法度恰親仔心內，彼个青春e我講幾句心內話。

無的確，毋是我毋肯恰青春e我講話，是從來毋捌用「伊捌e語言」——我e母語，共伊講過溫柔e tah-sim話。

阮那想那行去教堂e邊仔角，遐擺一liâu空椅仔。小百合共我講，彼(he)是「聖椅」，傳說講坐落去e人會聽著靈魂上蓋真實e聲音。

雄雄，頭殼內phû初一pak圖，耳空直直thàng入心肝，nng去喙舌，講出來--ê，就是家己上tah-sim e母語。

我看彼(hit) liâu椅仔，心肝震動。無的確，這就是我等足久才拄拄仔(tú-tú-á)強欲開始e自我對話——毋是恰啥人，是恰現此時e家己恰彼(hit)个啞口真久e查某囡仔。

這時，紅牡丹e花瓣對教堂二樓掖落來，我恰小百合雙手擰懸懸，想欲去hōo。

小百合講：「聖火予咱會當講各種語言，嘛予人互相瞭解。」

即時，我規身軀親像予電thàng過，頭殼頂予爍爍婆擱(tia)。我雄雄目頭金金，連鞭明白，原來五旬節e真正意義，毋是學外國話，是共家己e聲音khioh轉來。

我應伊：「可能，較要緊--ê，是予咱會當首先聽有家己心e想法恰感受。」

彼暝，我家己坐佇電腦桌頭前，紅牡丹花瓣掖落來e畫面猶原佇心肝內底颯來颯去。我雄雄誠清楚：我想欲用台語來寫——彼(he)是我上蓋倚近心內e語言，嘛是會當擔逐項感覺e話語。

我翻開日誌簿仔，提筆寫出標題：《初戀e日誌簿仔，寫啥貨？》文字敢若對靈魂phû出來，台語詩一行一行若水泉，詩句入喉，誠甘。我家己感覺真意外——遮毋是學來e語言，是天生--ê，對身軀恰感情底層粒積，閣有喙舌、耳空e記持贊聲。

「日誌簿仔，一字一字疊磚仔
起新娘房，四箍輾轉搭壁紙
浮(phû)--ê，攏是你e影
數想厝主是你，住佇tsia

你有時憂頭結面
烏鼠仔色e烏雲，一liah一liah
我偷看你e目色，斟酌ioh
雲厝仔到底欲講啥？

你有時你喙笑目笑
水紅仔色桃花，一蕊一蕊
尾指輕手捻來，插花矸
求花會當百日紅！

日誌簿仔，一字一句牽電火線
點日光燈，四箍圍仔光-phiāng-phiāng
守--ê，攏是我e夢
落尾空思是我，無半項」

五旬節ê奇蹟，毋是予我通萬國語言，卻是予我閣再揣著家己ê感覺，毋但是現此時ê我，嘛沓沓仔行轉去過去，佻十八歲的青春少女相逢；共纏跂絆手ê華語文先hiù去邊仔，liòng開華語文背後ê父權佻沙文主義，喙舌直接佻心、身軀ê感覺相迥，毋免閃避猶原閣會疼痛ê空喙，用家己的話語講出故事，予耳空聽著心ê聲音。

我那讀那念出這首台語歌詩，看彼時十八歲ê我，用磚á一字一字疊起來ê夢中厝，毋是全然戀愛夢，是對細漢延續落來ê缺欠，父母袂當予我--ê，數想前任會當來thap。

起ê新娘房，看起來是少女欲嫁ê無樣家己想，其實煞心--ê，是一tah沒暴力恐喝，會當一暝暝到天光ê所在。伊看人目色、斟酌注意對方ê聲嗽，溫馴配合別人ê跂步，這毋是愛ê方式，卻是自細漢就學起來ê求生活命ê步數。按呢ê伊，共對方當做唯一會當倚定跂ê所在，共愛人當做救贖者，毋過毋知，上尾仔，守--ê，毋是對方，嘛毋是幸福，是恐驚閣再予人放揀ê歹夢，所以空思夢想本身就是監獄，親像細漢失眠ê烏暗眠床頂，我是顧監--ê，嘛是親情ê監囚。

這首詩句落尾仔一字一句牽電火線，電火著矣，是我淡薄仔ê覺悟，光-phiāng-phiāng照出實際ê感情路——愛先倒轉去照顧心內彼个囡仔，治療伊ê驚惶佻欠缺，繼落來才有可能學會曉付出佻接受。

所以，前任三十外冬後轉來相揣，無應該是我細漢佇暗暝驚惶khiú-ân阿母ê手，暝袂落眠ê續集，前任嘛免閣再搬演彼隻蟻蟲仔。因為我有「焦慮型依附」ê性命課題要做，伊嘛有家己需要老實面對ê「逃避型依附」問題佻原因，若是無隨人處理好家己ê心理課題，就會親像兩尾蛇交纏、相咬尾溜，下性命塹圓圈仔欲共對方拆食落腹，最後顛倒攏註死。

「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常在纏縛。」——楞嚴經。

因緣ê結，從來攏毋是khínn佇對方ê手頭，抑是對方錯誤來造成，顛倒是愛家己面對心內ê烏暗，共痛苦ê空喙óo予清氣，按呢才會當解脫惡

業、脫離苦海。

驚予人放揀，是我這世人對細漢到這馬一直延續落來ê性命工程。我毋是愛伊，卻是想欲共家己彼（hit）个從來毋捌予父母好好對待ê囡仔，偷偷硬sak入去伊ê胸坎，閃避自我成長，毋願那忍受疼痛，那學習照顧家己ê功課。看清這點了後，面對前任要求見面，我就袂閣苦惱，想無欲按怎處理這段關係，卻是清楚思考按怎去處理親情ê傷痕。

勇敢面對空喙，老實承認彼冬確實感覺予人放揀，前任若親像蟻蟲仔兇狂斷尾仔逃走，我只有共痛苦壓佇心肝底，假做無受傷，用衝碰結婚、改姓換名，閃避所有ê問題。

我佇日誌簿仔，tshuā家己轉去失戀ê第一現場，念出《初戀，喝tshé就tshé》，一筆一劃描寫心情，若提手術刀挖空喙，聊聊仔共伊彼截斷尾摸出來，毋免閣再驚惶時不時地動ê威脅。

「喝tshé就tshé 無分hun無hōe

初戀八冬 煞使性地

水潑落地 歹收回

啥知影？ 阮目屎流到（kàu）天河墘

月娘仔 艱苦心

伸手撈（hōo）起來洗天星

守佇你逐暝ê陷眠 眨眨矚（tsháp-tsháp-nih）

無聲ê話 無份ê緣

干焦敢寫佇心肝穎仔

家己澁 等待月圓十六暝

喝tshé就tshé 無hun無hōe

無人越頭 喙唇咬咧
 硬氣毋願 來相揣
 啥聽見？ 阮吼聲迴過雷公耳
 爍熾婆吐大氣 胸坎攬（lám）入來奕（luán）烏陰
 逐時展開你ê目頭 光映映
 無聲ê吼 無望ê情
 干焦敢摸（khiú）牢手蹄仔ê感情線
 家己牽 聽候旋莖驚蟄時

喝tshé就tshé 無hun無hōe
 青春一暝 紅顏啥--ê？
 花謝落塗 露水滲（gàn）
 啥疼痛？ 阮心肝曝日做鹹魚干
 胡神喙瀾嘈嘈滴 啖來啖去全膏膏纏
 逐日等無你ê聲說 真厭氣
 無命ê運 無你ê我
 干焦敢戇戇仔寫斷腸詩
 家己哼 閣等年尾二九暝

喝tshé就tshé 無hun無hōe
 初戀直直行到無尾巷ê邊仔角
 有路 咱就繼續行
 撞（tōng）壁 規氣換火車

時間ê火車 崎崎砢砢一直宕（thōng）
 懸低無平ê月臺

阮出世早就注定 我無怨無感共迤過

烏天暗地ê磅空仔
 阮自卑ê創傷 我層層疊疊共迤過

彎彎幹幹ê鐵支路
 是婚姻ê坎坷 我拖身拖命共駛過

喝tshé就tshé 無hun無hōe
 你免數念我矣 人生ê火車行到透
 後尾站我就欲來落車 攞手再會啦
 咱相約後世人彼班抑袂來ê車 我沓沓仔等
 你愛會記得對號，上車
 這（tsit）逝（tsuā）咱就予愛
 迴--到-尾」

恥，共這字拆開兩pīng，就是「耳」佻「心」。

親喙講出內心感覺予人放揀ê自卑佻見笑，聽入家己ê耳空，「恥」就聊聊仔化去，去傷解癒毋免等別人來醫，卻是自言自語念歌詩。

其實，我佻伊早就無需要pué-huē，嘛毋免像伊一定欲問到一支pènn，追究當初是啥物人造成錯誤？真正需要安踏--ê，是細漢爸毋無予阮ê自尊佻自信；必要文文仔解釋--ê，是一定愛相信家己已經有夠好矣，免閣再拍拚，猶原值得得到愛佻尊重，上重要--ê，接受雖然無夠完美，毋過愈來愈完整ê家己。

只要願意隨時接受家己，就毋免驚予人放揀，因為對內心發出

予家己愛，毋但袂走閃、失誤，嘛絕對有夠免驚無。

過去，月娘仔用艱苦心，伸手撈（hòo）阮傷心ê珠淚沓沓仔洗天星，這星光是我一步一跬印ê覺悟，雖然佇心性無明ê àm-sàm半暝仔，淡薄仔稀微，無過總等會來天光ê時陣——完全開悟，天心月圓。

寫詩句hak嫁粧

寫矣寫，三十外首歌詩，看起來是欲寫予前任ê思念綿綿，收批--ê，卻是我心內ê批桶；一字一句行轉去初戀ê迷宮，雖然sèh過來碰壁、nng過去攏是無尾巷，毋過拚轉來--ê，全部是過去袂赴覺悟ê祝福。

雖然前任猶原怨嘆命運創治，精差一步就行入結婚ê禮堂，後悔這段無法度完滿ê感情，毋過我甘願一个人聊聊仔唱歌詩，親像《結婚進行曲》，祝福孤身行入去心內ê我，等待佢家己ê陽性力量結合，這才是真正ê陰陽做伙和合、美滿婚姻，更加是愛情透濫鹹酸苦泔了後，對啖頭到尾仔尾攏有豐富變化ê滋味。

《初戀鹹酸甜》

無意中 想起有緣無份ê愛人仔伊
心肝頭若哺一粒鹹酸甜
李仔鹹含咧喙
一寡仔酸微矣酸微
那哺那有滋味
愛伊無ê艱苦罪過 煞來入喉甜

無張持 想起有頭無尾ê初戀過去
心肝頭若哺一粒鹹酸甜

草橄欖含咧喙

一寡仔鹹淡矣鹹淡

那哺那有滋味

新娘變別人ê礙謔 煞來入喉甜

現此時 才知影青春少年彼當時

前世因果累累墜墜 食袂去

親像果子抑袂熟水 無得時

咬舌歹消lak

烏漚（àu）兼低（kē）味

心內作醃缸（am-kng）

規堆駐入烏暗愛情池

規喙吼無聲 目屎做鹽鼓

疼痛心肝芽 感恩下（hē）糖甜

聊聊仔來 沓沓仔等

時間 從來毋捌失人意

青春暱一个目 鹹酸甜鼓好矣

心內醃缸（am-kng）才拍開

思念若喙瀾

流甲嘈嘈滴

淡薄仔愛 一寡仔惜

人生百味袂舂喙

青春暱一个目 鹹酸甜鼓好矣

初戀永遠毋甘放

李仔鹹罔含
草橄欖罔哺
淡薄仔想 一寡仔念
人生滋味才齊全

愛情有百味，袂當干焦揀孤一味；無緣ê有緣，時間才是上婿ê祝福。我勇敢回頭看，共失戀ê各種滋味攏閣再認真試過一擺，當做越頭面對未來，啥物攏毋驚ê戇膽，尤其願意拍開心內看起來烏漚ê醃缸，才食會著初戀鹹酸甜ê好滋味。

用母語寫六萬外字佇日誌簿仔，那念那回魂，我才知影家己毋是啞口，會當用台語念歌詩，嘛明白佻前任ê結局，無應該只是個人ê錯誤，卻是父權壓迫ê結果——好額人ê喙舌若鬮刀，siah袂完乞食人ê面底皮；社會階級是無情ê槓槌仔，拍斷散赤囡仔ê腰脊骨。

毋過，我已經佇拚轉來ê母語，重新接好喙舌、揣著尊嚴佻自信。上重要--ê，日誌簿仔內底八萬外ê台文字，我一針一縴，楔縫阮等無來伊求婚ê遺憾，嘛一線一紮，親手做一領新娘衫送予彼時十八歲ê家己。

新娘自嫁，人生自駕

我欲「自嫁」，無需要等待伊來彌補破去ê戀愛夢；此去，人生「自駕」，勇敢四界走從行透透，毋免啥人來指揮。

拄拄仔好佇二九暝，前任發來講欲對臺北駛車轉去嘉義過年ê消息，淡薄仔感慨我佻伊隔開千里遠，無緣做伙團圓。

伊想起--ê，是啞口ê我閉思覘佇伊身軀後壁。只是現實中五十六歲ê我，已經是開喙會講話ê「新」娘，決心thánn直拍斷顛倒硬插ê腰脊骨，

毋免伊娶，家己行入in兜ê大門。

啞口新娘家己嫁，全程照臺灣嫁娶ê古禮：

用文字佻詩，篋出米篩，陰陽相合ê心佇面頂tng八卦印——
爲家己劃好界線，辟邪。

我就是桃花女，
欲共代表父權ê周公拚輸贏。
嘛欲實現「篩」ê諧音是「胎」，
創生、孕育閣較濟ê文學作品。

我大腿出力tsàm破階級ê瓦——

碎--去--ê，
是伊阿母講ê彼句：

「像你這款無家世背景ê查某人，欲有啥物出路？」

心肝內底hiánn炭火爐——

「毋夠好」ê記號攏化了了，
浴火鳳凰用清白ê身軀，
Hānn過無平等ê階級hōo-tīng。

上尾，我敬上一杯初戀ê苦澀，中年煞回甘ê甜茶——
照禮數喝一聲：「大家」、「大官」，

我家己乾杯、擘予焦。
空杯，通好té覺悟。

毋免向望啥人來予我壓佇空杯下面ê紅包，
我家己認同全新存在ê價值。

這場婚禮，毋是爲著做啥人ê某，變啥人ê媳婦，只是欲共當初佇in兜，原本已經予人liô甲無骨無髓ê我tshuā轉來。先陪伴伊聊聊仔共尊嚴、價值，一塊一塊khioh齊全、tàu予好。

趁一日，我親身對臺南坐火車去嘉義，照1989年彼冬ê路線，雖然市區一寡仔變化，我提出勇氣騎腳踏車來到in兜，倚佇彼棟透天厝ê對面。

想起彼時頭犁犁坐佇客廳內底，恬恬接受「伊猶有較好ê對象」ê安排。

這擺，我擡頭倚予直直，共in對我出身ê看輕，對下層階級ê審判，對我毋敢應喙應舌ê軟洪，全部hiù足遠，開喙講：「我，並無欠恁一个好ê身世！」

遮毋是對啥物人唱聲，是喝予我心內ê查某囡仔知影——毋管過去、現此時抑是未來，逐時攏得人疼，無精差彼个身世。

佇我總算用台語恰「伊」講話——家己ê語言，家己ê聲音——我知影，我已經毋是彼个干焦會曉咬舌吞忍ê啞口新娘仔。

我輕手牽起十八歲ê我，綴咧身軀邊。

暗暝，風誠好。吹焦目屎，文文仔火烘ê記持，當芳。

我深深吸入一口氣，越頭。沓沓仔行去火車站，那行那唱歌，喙舌tam出人生ê回甘味。

彼暝佇臺南ê後頭厝，蟻蟲仔猶原「噠、噠、噠」咧叫，這熟似ê聲是念台語歌詩ê伴奏，對耳空迴入心，親像育囡仔歌，伴我落眠，安心免驚惶；我那陷眠那佇手蹄仔文文仔牽台羅，寫出母語ê溫柔祝福，賜我一眠到天光。

● 評審短評 ●

陳豐惠

這是一篇——久年面對本底埋真深真心理ê thàng疼甘願做啞口，m̄-koh路尾決定勇敢越頭tsîn，毋願繼續失聲，正面、注神看hia-ê必裂猶未堅ta ê空喙，而且選擇用家己熟似--ê、喙舌kah心相迴ê語言書寫一句koh一句ê綿綿心意，重新看待家己，接受「雖罔無夠完美m̄-koh愈來愈完整ê自我」—ê作品。

Tuì覺悟以早愛人「ná蟻蟲仔斷尾求生」到回想細漢時ê家庭暴力造成ê驚受放sak ê陰影kah創傷，作者真幼膩書寫苦thàng ê「劇情」點滴，毋知經過倂久ê情緒滾絞——自卑、怨嘆、後悔、餒志、吐大氣kah暗暗目屎流bē離，到尾tsiah雄雄了解：其實ē-sái免koh「漚戲拖棚」，免koh直直hōo別人侵門踏戶，無需要koh閃避猶原會疼ê空喙，應該聽家己心肝底真實ê聲音；mài做顧監--ê，mā免做親情ê監囚，ài先kā家己顧hōo好，tsiah thang學會曉接受家己kah對別人付出。

面對thàng疼，毋願失聲。嫁粧是詩，無koh稀微，去傷解鬱免人醫，自尊自信家己起。